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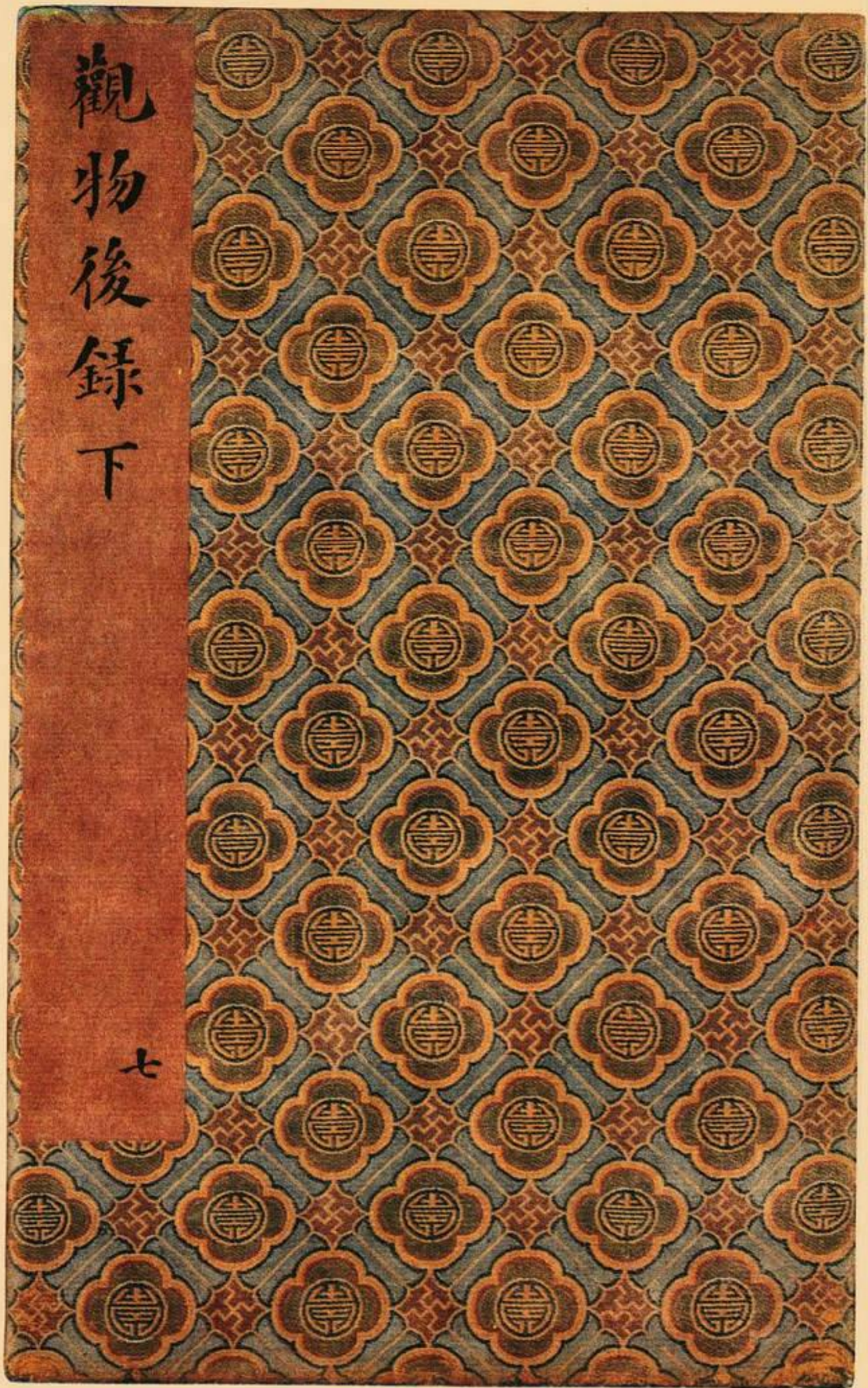
邵子觀物篇漁樵問對

七



觀物後錄下

七





邵子觀物後錄下

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乂之理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萼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

說他知得其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柬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玄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一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朱子語錄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

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蘂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

纔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先生曰然

問前日見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两片也先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先生曰看了康節易了都看別底不得他說

那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都無甚玄妙  
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揚子太玄一玄三方九  
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箇他却識  
只是他以三爲數皆無用了他也只是見得  
一箇窟底道理後來便都無人識老氏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亦剩說了一箇道便如太  
極生陽陽生陰二生三又更都無道理後來  
五峰又說一箇云云便是太極函三爲一意  
思

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元擬易方州部家皆自  
三數推之六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  
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  
之斯爲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  
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  
四爻無非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  
法

又言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  
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  
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  
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

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坐其中王勝之嘗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死亞異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大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纔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此機權術數也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朔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

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



又問伯溫解經世書如何先生曰他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精微曲折也未必曉得當時康節只說與王其不曾說與伯溫模樣也知得那伯溫不是好人

問經世書水火土石雨露風雷皆是相配得在又問金生水如石中出水是否先生曰那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裏堅實後自撥得水出來因論皇極經世曰堯夫以數推亦是心靜知之如董五經之類皆然曰程先生云須是用時知之曰用則推測因舉興化妙應知未來之事

事曰如此又有術

問康節云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此說是否曰想且是大小推排匹配去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曰露自是有清肅底氣象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然伊川云不然不知何故蓋露與霜之氣不同露能滋物霜能殺物也又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雪不能殺物也雨與露亦不同雨氣昏露氣清氣蒸而為雨如飯甑蓋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氣蒸而為霧如飯甑不蓋其

氣散而不收霧與露亦微有異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後萬物未生時這箇時節莫是程子所謂有善無惡有是無非有吉無凶之時否先生良久曰也是如此是那怵惕惻隱方動而未發於外之時正淳云此正康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間也曰然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為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

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人身是形耳所具道理皆是形而上者蓋人者天地之心也康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歟

皇極經世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論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十二會統三十運三十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

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是十二與三十迭為

用也

因云蔡季通文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為日分

問會元之期曰元氣會則生聖賢如曆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所謂元氣會亦似此般模樣

康節只說六卦乾坤坎離四卦震巽含良允了

說八卦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其餘反

對者二十八卦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數

康節漁樵問對無名公序與一兩篇書次第將

來刊成一集

問天依地地依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行急地閣在中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

曰附乎天

天地何所依附

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氣所以重複而言

不出此意者唯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

也天地無外所謂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

為其氣極緊故能扛降得地住不然則墜矣

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今之地

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

先生舉邵康節語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  
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曰此語好  
雖說得麓畢竟大槩好

先生舉邵子言性者至舟車問性如何是道之  
形體陳曰道是性中之理先生曰道統言性  
是以己言之劉曰性物我皆有恐不可分別  
在己在物否曰須就已驗之若不驗之己如  
何知得有父子之親有君臣之義天叙有典  
典是天底須是自我驗之方知得五典五惇

天秩有禮這禮都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  
五禮有庸又曰邵子說這處較之橫渠心統  
性情說得又密真不易之論孟子之後並不  
見人說得依希似此惟韓退之庶幾近之伊  
川謂能將許大見識尋求真箇如此王文中  
硬將古今變事來厭捺恁地說於道體元不曾  
見得在漢只有箇董仲舒又說得多而不切  
問程子謂董仲舒見道不分明如何曰也是  
鶻突如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  
識性善底性

邵康節曰性者道之形體其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郭郭其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其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其物傷則身亦從之矣

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着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爲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

性分之內邵子忽地於擊壤集序裏自說出幾句云身者心之區宇也心者性之郭郭也性者道之形體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最說得好

或問性者道之形體如何曰天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其總要却在此蓋人得之於天理元無欠缺只是其理却無形象不於性上體認如何知得程子曰其體謂之道其用謂之神而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謂之心其用屬之人則謂之情

性者道之形體今人只泛泛說得道不曾見得性

問論心之理邵子何以謂道之形體先生曰若只恁說道則渺茫無據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自是有箇模樣所以爲形體也

性者道之形體此語甚好道只恁懸空說統而言之謂道

性者道之形體性自是體道是行出見於用處問性者道之形體先生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道性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是用

如云率性之謂道亦此意

問中庸首三句先生因舉康節性者道之形體之語器之云若說道者性之形體却分曉先生曰恁地看倒了蓋道者事物常行之路皆出於性則性是道之原木之曰莫是性者道之體道者性之用否曰模樣是如此

方賓王以書問云心者性之郭郭當是言存主統攝處某謂郭郭是包括心具此理如郭郭中之有人先生曰方說句慢問以窮理爲用心於外誰說曰是江西說又問發見說話未

是如此則全賴此些時節如何倚靠曰湖南  
皆如此說曰孟子告齊王乃是欲因而成就  
之若只執此便不是曰然又問穀種之必生  
如人之必仁如此却是以生譬仁穀種之生  
乃生之理乃得此生理以爲仁曰必當爲有  
又解南軒發是心體無時而不發云及其既  
發則當事而存而爲之宰者也其謂心豈待  
發而爲之宰曰此一段強解南軒說多差又  
曰論胡文定說輒事極看得好

或誦康節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着  
工夫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對曰出於自然  
不用安排先生默然廣云一事無處是太極  
先生曰嘗謂太極是箇藏頭底物事重重推  
將去更無盡期有時看得來頭痛廣云先生  
所謂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是  
也

三十六宮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  
六卦唯有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  
反覆只是本卦以二十八卦湊此八卦故言  
三十六也

池陽士人何巨源以書問邵子詩有曰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邵子有曰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陰陽否先生答之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有欲慕邵堯夫之爲人答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理有異否曰他常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却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之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



箇好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方圖之義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不念則說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着不數者說不着

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皇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是有多少怪異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

事子先生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  
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  
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  
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  
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康節詩儘好看道夫問舊無垢引心贊云廓然  
心鏡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  
即性莫於微處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  
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作次第是子  
發也問何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地

張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為萬物之一  
原而心不可以為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  
空說無着實處也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  
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自別  
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盈虛  
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有  
盈便有虛有箇面便有箇背道夫曰這便是  
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者曰這便是生兩儀  
之理又葉賀孫錄云廓然心鏡大無倫此四  
句詩正如貧子說金學佛者之論也  
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先生云是其挑出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看處大數自是細碎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踈處康節却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其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邵堯夫空中樓閣看來四通八達

或言康節心曾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曰他是甚麼樣工夫

厚之問康節只推到數曰然某問渠須亦窺見理曰雖窺見理却不介意了

邵康節始學於百丈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

康節之學得於先天蓋是專心致志看得這物事熟了自然前知

康節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

康節看物事便成四箇渠只是怕處其盛

因論康節之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  
快活處人皆害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  
方衆人紛拏擾擾時他自在背處

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  
踈處康節却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  
有未瑩處

而今看文字古聖賢說底不差近世文字惟程  
先生張先生康節說底不差至於門人之說  
便有病

邵子觀物後錄下

後學天台吳堅  
刊于福建漕治



